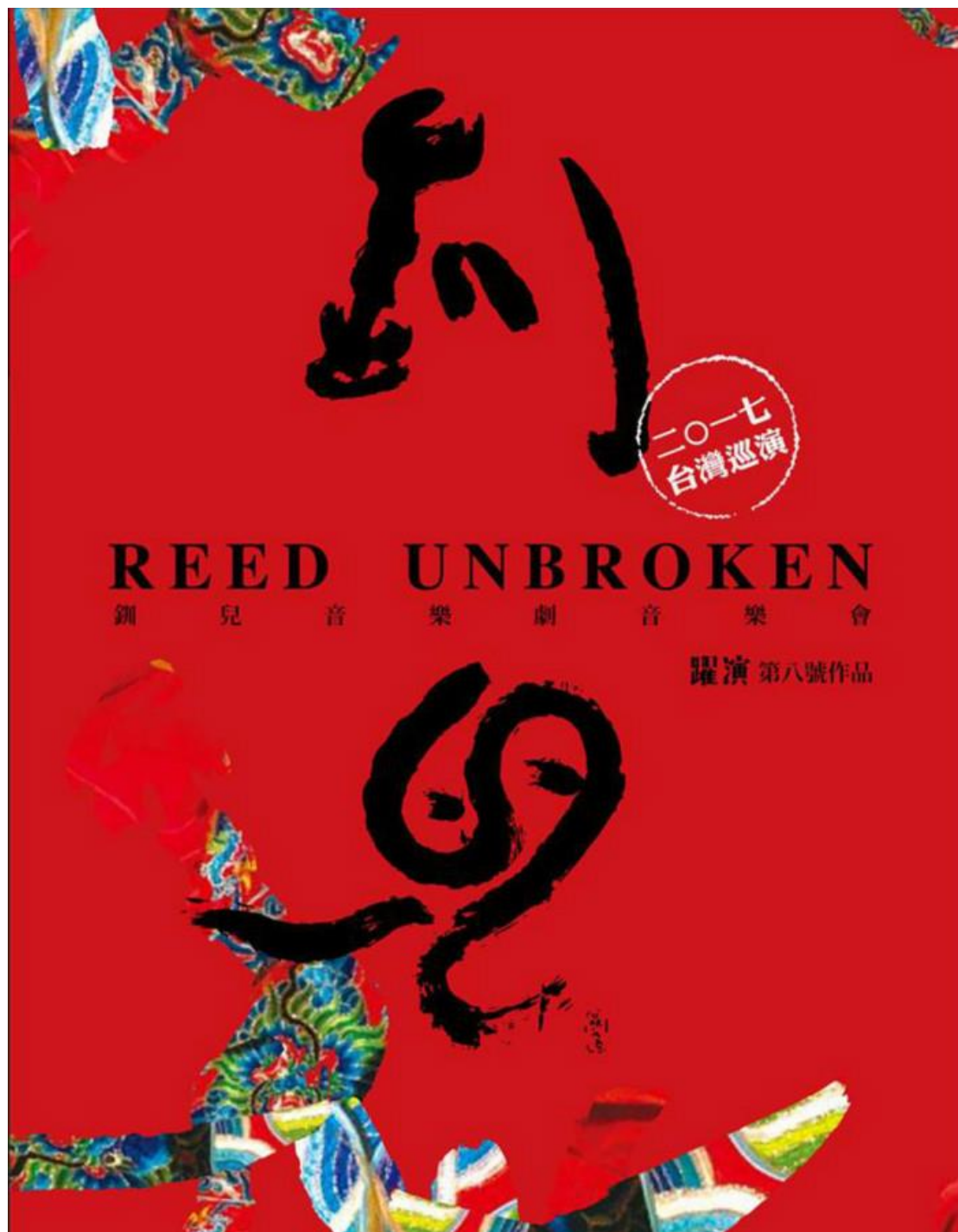


台灣原創音樂劇“鉏兒”觀後感兼訪談鉏兒演員曾思瑜

石佩蓉



一. 2017“釧兒”音樂劇音樂會觀後感：

2017年4月21日，我去看了台灣原創音樂劇“釧兒”。其實2015在衛武營戶外試演首演的時候就想看了，只是不知怎的一忙就錯過了。今年把握機會趕緊前往觀賞，見節目單上寫“釧兒音樂劇音樂會”還覺得不解，不是就是音樂劇嗎干音樂會甚麼事？後來才知道之前戶外場搭了更多的布景（包括歌仔戲棚與康樂隊台），開頭還有醒獅團的鑼鼓喧天，今年的巡演都在室內，保留了歌曲戲劇與舞蹈，少了大陣仗的排場。可能是這樣才定義為音樂劇音樂會的吧。

這齣音樂劇是2015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營運推動小組委託創作的旗艦戲劇，為“躍演”的第八號作品。以往兩廳院投入音樂劇製作的例子不多，2003年的梁祝，2004年的天堂邊緣，接著就是一片空白了。當然可以想見的是，音樂劇投入金錢，人力與時間都多到嚇人，如果要原創音樂劇那要付出的心血更是難以回收，演出耗資龐大所以常常演完一次就束之高閣，可能是這樣所以兩廳院後來對於委託創作音樂劇這件事情就來個敬謝不敏吧。不過以大部分音樂劇推出之後就束之高閣的跡象看來，2017我仍然看到滿滿的人潮前往欣賞釧兒，算是不容易的事。

名詞解釋—躍演：

音樂劇團「躍演」創立於2007年，以「紐約音樂劇表演概念與創作架構」為枝幹，在「本地文化」中尋找創作的能源與養分，由「人」的觀點出發，尋找貼近當代觀眾生活的寫實題材，並積極結合新生代音樂、舞蹈、文字與戲劇創作者，藉由交互切磋與碰撞，激發出跨界的創作火花，建立屬於「台灣的音樂劇文化」。

釧兒的故事原創來自於澎恰恰，他在音樂劇裡面兼擔任說書人的角色。澎恰恰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經寫下了釧兒這個故事，本來設定為電影劇本，但是因為之前演出草地親家結識了躍演的音樂劇導演曾慧誠，曾慧誠對於台灣本土文化很狂熱，因此不停說服澎恰恰讓釧兒改編成音樂劇。於是導演集結了金曲獎得主知名作曲家李哲藝來作曲，歌詞交由尚和歌仔戲團團長梁越玲撰寫，並且集結眾多優秀表演者與樂團演奏音樂家，一起完成一個原創音樂劇在衛武營誕生。

人物介紹—澎恰恰：

澎恰恰（1956年4月15日—），原名彭樟燦，後改彭高尚，澎恰恰為其藝名

[1]，出生於臺灣省嘉義縣嘉義市，遠東工業專科學校（現遠東科技大學）機械科畢業。1984年踏入演藝圈，成為秀場主持人及台灣鄉土劇演員；自己出過歌唱專輯，也為許多歌手創作歌曲。之後還跨行主持，以及電影編劇、導演。2009年8月，參與演出「音樂時代劇場」製作的《隔壁親家》，飾演「石龍伯」；並且為劇中數首曲子作詞。

人物介紹—李哲藝:

李哲藝（Lee Che-Yi，1970年—），中華民國台灣高雄人，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西樂組畢業。豎琴演奏家，作曲家，編曲家，唱片製作人，配樂家。

曾於1999年榮獲美國國際爵士豎琴大賽第三名。自從事音樂創作以來，累積作曲作品約1500首，編曲作品超過4500首；有聲出版方面也參與數十張唱片之製作、錄音、創作及編曲，曾十七次入圍金曲獎，並於第二十三屆金曲獎榮獲最佳作曲人獎。

釧兒劇情設定在一個落魄的歌仔戲團還有一段不離不棄的愛情故事。歌仔戲團天美班因為觀眾流失至性感火辣的康樂隊，團長天來（荒山亮飾）與太太美雀（張瓏丹飾）在堅持與放棄之間時常爭執，美雀原本希望兒子阿強接班但阿強不願意，於是也漸漸有了無以為繼的倦怠感。然後有天朋友因仙姑託夢導致六合彩中大獎，仙姑指示要請天美班連演三十場的”薛平貴與王寶釧”以酬謝。於是天美班有了演出機會喜逢甘霖，但是知道要演的戲碼是薛平貴與王寶釧之後天美班又猶豫了，因為這齣戲他們已經封箱了八年。

人物介紹—荒山亮:

荒山亮（1973年9月6日—）[1]，本名簡世亮，臺灣著名的音樂創作人、音樂製作人、歌手以及動脈音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火箭八八音樂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長期參與音樂後製工作，2000年以後以製作布袋戲音樂及演唱主角人物歌曲竄紅，其作品多收錄於布袋戲原聲帶中。自2005年起，發有個人錄音室專輯。2012年天荒地老專輯入圍第23屆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並於2012年6月23日獲得『最佳台語男歌手獎』。[2]其演唱的布袋戲歌曲代表作品有〈英雄無名〉、〈煙消雲散〉[3]、〈與我爭鋒〉，以及在第八屆世界運動會開幕式所演唱的〈寰宇傳說〉。2012年天荒地老專輯入圍第23屆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最佳台語專輯獎』，並獲得『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封箱八年的原因是，團長的兒子阿強曾經愛上一位釧兒（張芳瑜飾），這位釧兒與阿強相知相惜有著狗尾草戒指定情之約，有次颱風天跟著阿強一起演薛平貴與王寶釧，風雨漸大但兩人執意要演完回窯才算圓滿，演到一半狂風驟至吹垮戲台，釧兒死亡而阿強昏迷之後醒來已然喪失記憶。

人物介紹—張芳瑜:

張芳瑜，女，1987年生於台灣台中，自幼學習二胡演奏，有受過舞蹈及六年的胡琴訓練。2009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就讀大學期間即積極參與演出及接受音樂劇表演的訓練。台灣音樂劇團"耀演"團員。主要作品:音樂劇《金蕉歲月》、《Anything Goes》、《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Daylight》、《嬉戲·百老匯 IV8 人。一場戲》、《彼岸花》、《嬉戲·百老匯 III》、《童話·森林·小亨利》、《喜樂社區》，話劇《淡水小鎮》等。2011年參加中文版音樂劇《媽媽咪呀》的演出。在劇中飾演女主角唐娜的女兒蘇菲。

醒來的阿強對於歌仔戲的熱愛從此消失，對於空白的記憶也覺得枉然，天美班至此不敢再演薛平貴與王寶釧這齣戲。然而酬神之戲如雨後甘霖不接不行，一開始演出之後阿強就怪怪的，常常獨自一人搬演起薛平貴。在家人的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阿強在戲棚下總是可以看到一個女孩，這個女孩鼓舞阿強重燃對歌仔戲的熱情，並且跟著阿強一起搬演著薛平貴與王寶釧。

這個女孩原來是死去的釧兒。釧兒人在亡間仍然思思念念阿強，不忍見劇團關閉，不忍見阿強喪志，便託夢明牌給友人，以便製造天美班重演”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契機。除了希望阿強重拾對歌仔戲的熱愛之外，釧兒也心心念念想跟阿強演完回窯，因為覺得演完了回窯才是象徵兩人從此在一起。而後釧兒心念完成，便離開了阿強回到陰間。除了阿強跟釧兒的人鬼戀，劇團反串旦的男孩俊南愛上了阿強，但是劇團的玫瑰卻愛上了俊南，寶釧的苦守寒窯是自願，釧兒，阿強，俊南，玫瑰，誰的心裡沒有一個寒窯？自願守在寒窯之中又是為什麼？”寶釧別走，等一等平貴。分秒必爭，等一等歲月。寒窯不遠，等一等相會。兩個世界，等一等雙飛……”其實芸芸眾生中，等不到的都是寶釧，回不去的都是平貴。在最後等一等的歌聲中我是真的眼淚滂沱啊。

（等一等這首歌這裡可以看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cqpD0C6CE>）

（最後一首”天空藍了”：<https://youtu.be/-PttWKMS34k>）

整體來說，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劇本的，沒有看到戶外豪華版，看到這個音樂劇音樂會的素雅版倒也覺得還好。我一度覺得演釧兒的張芳瑜唱得太像音樂會的感覺（可能因為她歌聲穿透力比較強，她可是兩千人中脫穎而出得中文版 **Mama Mia** 的女主角蘇菲啊）好像比較融不進戲劇裡，但是反正她的角色是鬼魂，本來那種融不進團體的感覺就也還算剛好。還有阿強與釧兒一直提到的狗尾草戒指是甚麼特殊的意涵，我回家還替地去查，以為是薛平貴與王寶釧故事中的甚麼劇情支線，結果原來來自於澎恰恰自身的經驗因次就將之寫到音樂劇裡面，澎恰恰也太浪漫了吧真的讓我莞爾一笑。另外音樂劇的設定故事背景是歌仔戲班，但是音樂劇演員的聲線與歌仔戲相差甚多，雖然歌仔戲唱腔的戲分不多，但如果要演員們唱出歌仔戲的可能性可以很低吧。但是看戲的時候隱隱就又会覺得怪怪的，常常會有一種”這個深騎白馬怎麼會是這樣聲音啊”或是”怎麼看不見歌仔戲的身段”這樣的感覺。

此外整齣音樂劇的音樂份量非常重，沒有音樂的對白應該不到百分之十吧。整齣戲從頭唱到尾，那當然就是作詞作曲者的擔子很重了。音樂從頭到尾就是李哲藝一人作曲兼指揮，整場聽起來算是順耳好聽。寫歌詞的梁越玲也是從頭包到尾，一下子寫國語一下子寫台語，個人覺得功力堪稱高深。總之散場的時候我前排所有的人都紅著眼眶，我還聽見一個人跟她朋友說你覺得呢，我覺得好好看，我真的好喜歡.....

用音樂劇包裝了一個歌仔戲的故事，乍聽之下怪怪的，但是看了之後又覺得很好。撐不下去也要撐下去的傳統藝術，跨越生死不肯放手的愛戀，交融出一場悲歡交織的釧兒。融合新與舊，抓住老與少，各自看見了心底的悲涼與展望，也許這會是未來台灣藝術創作可以走的一個方式吧。

2017” 釧兒” 音樂劇音樂會製作卡司:

主辦單位：躍演、亞堤斯特藝術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共同主辦：中凱集團、惟信行銷有限公司

主創團隊：

故事原創 | 澎恰恰

特別邀演 | 荒山亮

藝術總監暨導演 | 曾慧誠

音樂總監暨作曲、指揮 | 李哲藝

編劇暨作詞 | 梁越玲

編舞 | 張雅婷

演出樂團 | 亞堤斯特大眾管弦樂團

服裝設計 | 林恆正

燈光設計 | 何定宗

舞台設計 | 陳瓊珠

影像設計 | 徐逸君

音響設計 | Michele Paciulli 白龍

平面設計 | 好春設計 陳佩琦

妝髮設計 | 綺色非凡彩妝造形工作室 陳懿凡

身段指導 | 劉冠良

書法 | 許效舜

演出人員：

老年阿強、說書 | 澎恰恰

天來 | 荒山亮

釧兒 | 張芳瑜

阿強 | 呂名堯 (桃園、台南場)、呂承祐 (高雄場)

黑豬 | 曾志遠

美雀 | 張璿丹

玫瑰 | 張擎佳

小冷 | 王悅甄

俊南 | 呂承祐 (桃園、台南場)、黃奕豪 (高雄場)

小天使 | 張雅婷、辰亞御、曾思瑜、蘇育玄

廟公 | 宮能安

合唱演員 | 林易衡、李旻潔、林仕朋、馬泰宇

樂團：

小提琴 | 林暉鈞 (桃園場)、黃裕峯 (台南場)、張譽耀 (高雄場)

中提琴 | 歐聰陽 (桃園、台南場)

大提琴 | 歐陽慧儒 (桃園、台南場)、梁皓琦 (高雄場)

低音大提琴 | 莊嘉維

單簧管 | 陳威稜 (桃園、台南場)

打擊 | 廖海廷

鍵盤 | 黃雅琳

鋼琴 | 康和祥

執行團隊：

舞台監督 | 謝鴻廷

企宣總監 | 陳家倫
劇團經理 | 呂承祐、范振罡
執行製作 | 吳彥嫻
前台經理 | 嚴睿淇
專案票務 | 史潔
宣傳行銷 | 蕭羽廷
排練助理 | 顏千惠
燈光技術 | 陳慶雄
服裝管理 | 林俞伶、游宜芳
英文翻譯 | 蔡明慈、Jim Reynolds
舞台工程 | 尚興舞台有限公司
音響工程 | 唐宋音響燈光公司
燈光工程 | 極光工程有限公司
影像工程 | 博揚國際有限公司

訓練工作坊講師：

歌唱技巧 | **Brian Gill**、陳慧如

舞蹈肢體 | 楊乃璇

戲劇表演 | 唐涵

現代舞 | 張雅婷

戲曲身段 | 劉冠良

（以上取自售票網演出資訊）

二. 訪談鉏兒演員曾思瑜

曾思瑜 | 小天使



高雄人。現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劇場組，音樂劇劇團「躍演」團員。

演出作品：耀演《嬉戲百老匯 V—I am what I am》、《林克的冒險》、《嬉戲百老匯 VI—正港台灣味》。如果兒童劇團《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誰是聖誕老公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林克的冒險》、《忍法櫻之夢》、《山海經傳》。好野工作室《傾城之戀的生存之道》。

曾思瑜曾經是我班上的學生。我記得她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孩子，愛唱歌，腦筋快，聲音也明亮，後來去學了聲樂，算是蠻突然的決定要考音樂系。印象最深的是她創作了一首畢業歌 MY WAY，作詞作曲演唱都是她，還在畢聯會賣起了 CD，算是本校少見的才女。

大學她考上台北市立大學音樂系，主修聲樂，研究所則就讀國立台灣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之後陸陸續續看她有一些演出訊息，多為舞台劇或音樂劇的表演。這次的鉏兒她在裡面演出了歌舞團小天使一角，而且是從 2015 年首演便開始這一個角色的演出，因此我想訪問她應該可以了解一些鉏兒的製作過程，以及我對她也一直很好奇，不是音樂班的孩子忽然想要念音樂系這已經很辛苦，音樂系畢業之後又走上戲劇舞台這種不知道明天麵包在哪裡的工作，難怪她媽媽老是碎念著她只顧眼前不肯走比較好走的路。

但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應該是很開心吧？

以下為訪談內容：

1. 我：我記得鈞兒兩年前首演的時候你就是演出人員之一，能否說說當時為什麼參加這個演出？

曾：《鈞兒》發生的時候，躍演已經好一陣子沒有大劇場的製作，所以我才非常想要參與這個演出。加上我們老闆曾慧誠（躍演劇團藝術總監）已經把鈞兒掛在嘴上好久了，我真的很好奇這是個什麼樣的作品，會如何的呈現。此外，跟李哲藝老師、澎哥的合作也讓我期待，於是就參加了演員徵選，得到了歌舞團小天使的角色。

2. 我：2015年的鈞兒跟2017年的鈞兒有沒有什麼不同？

曾：2015年的版本是一個完整的音樂劇呈現，那時的演出在衛武營的榕園，劇組直接在戶外搭了一個超大平台。舞台設計 范振罡將活生生的街景、攤販等都擺了上去，寫實的舞台，合乎時代的戲服，讓我們站在舞台上，就有真的活在那裡的感覺。當時好不熱鬧，甚至連舞龍舞獅、八家將的老師也請上台了！

2016年後的版本，包括2017年的，是比照國外的一種叫做“音樂劇音樂會”的形式來製作的。“音樂劇音樂會”顧名思義，是以『音樂』為主的形形式。相較於音樂劇演出，音樂會就簡單得多，不需要完整的舞台，甚至是一般音樂會的演出場地就可以了；演員也不一定需要著戲服，在台上的戲劇呈現不會是從頭到尾，比較是以呈現歌曲中的戲劇片段為主。這樣的形式，是希望能夠由音樂帶入劇情開始介紹起，讓觀眾認識這齣戲。

在《鈞兒》音樂劇音樂會裡，還是放了不少戲劇成份在裡頭。不過舞台就簡單多了，是一個非寫實的空台。而戲服也以白色為主，整個演出在視覺上是比較中性的，只有一些投影，燈光的色彩，接著就是美麗的音樂。希望觀眾能更直接得感受音樂的美好，聽我們說說故事。

3. 我：鈞兒的故事以一個歌仔戲班發生的故事為主軸，但是它又是一個音樂劇的形式，歌仔戲的唱腔和音樂劇完全不一樣，如何在這之中拿捏是否曾經困擾過你們？

曾：對我個人來說，由於歌舞團小天使在戲裡是一個脫離傳統的象徵，因此我的角色不需要唱歌仔戲，也就不需要在這之中多琢磨。但像飾演歌仔戲班的演員們，尤其是男女主角，就會需要做更多的練習。倒也不是唱腔或是共鳴上的練習，最困難的挑戰是在口氣、語氣和咬字上面。要建立歌仔戲說話的美感，口氣是很重要的，每一個字要咬緊講清楚外，又得要拿捏音韻的變化。而這些口氣、語氣又會因為情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抑揚頓挫。一開始他們練得很不習慣，我們在旁邊也聽得不是很習慣，哈哈。但聽久了，真的會

越來越明瞭這種美感，聽到後面也會被那四句聯帶著走，真的很神奇。在這方面，劇團也特別請了尚和歌仔戲的老師們來指導口氣及身段，演員們也是經過一番的苦練，才漸漸上手。

4. 我：故事角色的緣起為何？你們是否也參與了角色的形塑？

曾：其實一開始《釧兒》是澎哥想要拿來拍成電影的故事，是在2008年的時候跟慧誠合作時，才將這個故事給了他，希望能夠做成一齣音樂劇。這個故事一醞釀就是好幾年，終於在2015年有機會搬上舞台。

角色的職位稱呼是一開始在劇本裡就被寫死的，但這些角色的個性背景，是需要演員們自己設定，並漸漸長出血肉的，是演員功課的一部分。我們也會互相討論，幫助彼此建立出更立體的角色。

5. 我：你們這次遇到中山大學逸仙館舞台漏水所以臨時改場地這件事，我覺得

曾：這應該是所有演出的惡夢吧，你們是如何因應這件事的？

得知的當下真的是傻眼……畢竟實在太臨時了！

行政立刻尋找是否還有場地可以演出，確定在高師大演出後，便貼出公告，再立刻跟所有有訂票的團體確認票券（畢竟高師大活動中心比逸仙館足足少了300個位子，免不了會發生票區、超賣等等的問題）。這其中還有退票狀況，也有想要再加購的觀眾……總之最困難最麻煩的真的就是票務。

在演出前一天行政及票務們還是呈現一個眼神死的狀態，真是辛苦他們！每天五點開始他們就會到外場standby，準備幫觀眾換票入場，連飯都沒辦法好好的吃。最後能順利的演出，真的要非常感謝他們！

6. 我：你對這齣戲的想法？你自己喜歡這齣戲嗎？你覺得整出戲最感人的地方是什麼？

7.

曾：坦白說，我回想起一年半的首演還是會有一股落淚的激動。這齣戲乘載了太多人的愛，太多人的情。我喜歡這齣戲，除了故事本身之外，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團隊。澎哥，哲藝老師和慧誠，我們常戲稱他們三人是福祿壽，是他們給予演員一個很有愛，很有安全感的環境，處處替演員著想。他們的堅持和奉獻，讓我願意跟著他們一起往前。

在這裡必需要說，我很愛躍演。在團裡，我們的相處就跟家人一樣，很溫暖，很好笑，還很吵。團員們大多蠻任性的，可是也是因為有一定的熟稔才可以對放心的對彼此放肆。

身為《釧兒》的演員，我沒辦法一直用觀眾的角度看戲，整齣戲裡唯一能靜下心好好看的就只有沒什麼群戲的第五幕。阿強對著釧兒唱著『釧兒啊，釧

兒啊，是平貴回來了！』這句話的時候是最令我動容的。釧兒等了8年，要和阿強一起演完回窯。這句話是恢復記憶後的阿強獨自演回窯時唱的，話中有話，是對王寶釧說，更是在對釧兒說。

感動的是平貴終於回來了，釧兒終於等到了！感傷的是……釧兒終究是過去的人，兩人注定陰陽兩隔。

8. 我：這一兩年來一路發展困難和有趣的地方？

曾：以製作來說，我覺得三位大人都把困難藏得很好。我們真的不需要擔心太多事情，他們都希望我們帶著最少的負擔上台。

當然《釧兒》並不是一路順遂的，就像這個故事也是熬了7年才有機會成為劇本演出，在巡演的過程中我們也有遇過大大小小技術上的困難，這次臨時的場地問題也是困難之一。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團隊才會越來越強壯吧！都是很好的經驗。

演《釧兒》時蠻有趣的一件事，是演出前一定要祭台。也許跟題材較敏感有關，如果忘了祭台，台上就真的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發生。記得一年半前在高雄演出時，有一場忘了祭台，結果演到一半所有的音響設備突然全掛無法控制，在控台的PA傻眼，只好先請澎哥主持撐撐場，好讓所有設備重新開機。另一次則是今年二月台南的某一場，也是一樣忘了祭台，結果男女主角唱到一半聲音也是突然間消失，找不出原因。我們其他演員在側台立刻雙手合十祈禱賠不是，聲音才回來。

9. 我：你決心往戲劇方向發展這件事情你媽媽始終很擔憂，你對未來有什麼展望或規劃？你覺得媽媽的擔憂是多餘的嗎？

曾：在台灣做表演藝術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明白在一個唸書為主流的體制裡，我走這條路勢必會面臨很多質疑，以及大家最喜歡關心的數字問題（年齡、薪水等）。在台灣我們這行似乎是被歸類為自由業，自由業和一般行業最不一樣的，就是我無法確切的給予這些跟未來有關的數字答案。我無法看見我下個半年的薪水，我更無法計算我明年的總收入。然而對我而言做這一行是已經不會改變的決定了，儘管我無法給予明確的數字，但若老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到頭來什麼都會做不好。與其這樣，不如相信自己的選擇，並且心無旁騖努力去實踐。

除了劇場表演之外也有演唱會合音的工作，目前是以這兩個為主，教課為輔。

對於家人，與其說擔憂是多餘的，不如說要看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擔憂。我週遭的朋友每到逢年過節回老家也難免一臉厭世，但其實對我們而言困擾的不是擔憂本身，而是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處理你們的擔憂。我知道叫父母（尤其是東方父母）不擔憂很難，但我還是希望父母們可以把我們當大

人看，如果我們確定要這樣做，請相信我們會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我們不是笨蛋，不是不會想，是因為我們真的太想做這份工作了。（燦笑）